

宋末遺民之血淚詩

李 日 剛

南宋偏安江左一百五十年（高宗建炎元年至恭帝德祐二年，西元一二二七—一二七六），始終無力北伐，國勢陵夷，民風偷惰，人皆逃避現實，罔思革新進取，其在文學上之反映，祇知雕章琢句，講求形式完美，漠視內容實在，詩壇上先後出現四靈、江湖兩派，類皆「掇拾風煙，組織花鳥」，所作詩非山林枯槁之濫調，即纖瑣尖薄之雜響，正爲此種衰氣（朱熹語），頹風之代表。當時有識之士，雖呼籲更張，然積重難返，欲振乏力，終未能發生影響。逮蒙古大舉入寇，君后北遷，將吏死節，宗社土崩瓦解，宋詩遂隨南宋之亡，風格亦爲之大變。詩人脆弱靈魂，震顛於神州陸沈；屈辱仇恨，點燃起民族怒火。於是志士仁人之心聲，變爲孤臣孽子之血淚，淒厲而悲憤，一掃江西末流摹擬、剽竊之惡習，雖云：「亡國之音哀以思」，缺乏激揚踴躍之作用，惟詩人不爲強敵威武所屈服之凜然氣節，已堪與日月爭輝，共天地長存而不朽矣。南宋末期詩壇，亦爲此而再度放射異彩，雖落照回光，爲時不久；而真情實感，醒世良深：已彌足珍貴焉。此期遺民詩人當以文天祥、陳文龍、謝枋得、謝翱、鄭思肖、汪元量、林景熙、眞山民、許月卿、方鳳、唐珏、梁棟、鄧牧、連文鳳及烈女韓希孟、節婦王氏諸人爲代表。

○文天祥（西元一二三六—一二八二），吉州廬陵（今江西吉安縣）人。父儀，號革齋，鄉稱長者。母曾氏，以理宗端平三年丙申五月二日子時生，是夕，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降，已而復上，故命名雲孫，既長字曰天祥。寶祐三年乙卯大比，年二十以字爲名，貢舉於鄉，遂改字履善，號文山。晚歲又自稱浮丘道人。爲人體貌豐偉，神采雋爽，秀眉而長日，顧盼煒然。四年丙辰會試進士，廷對第五，帝親擢爲狀元。考官王應麟奏曰：「是卷古誼若鑑，忠肝如鐵石，臣敢爲得人賀。」尋丁父憂歸。開慶初爲寧海軍節度判官。景定三年除祕書省正字。四年除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，出守瑞川。五年除禮部郎官，改江西提刑。度宗咸淳三年除尚書左司郎官兼權直學士院。五年差知寧國府，六年除軍器監兼崇政殿說書、玉牒所檢討官，又除祕書少監，賈似道以致仕要君，降詔多諷語，逆賈意，奏免，始關文山以居。七年冬除湖南運判，九年轉湖南提刑，十年差知贛州。幼主恭帝景德祐元年乙亥（西元一二七五），元兵渡江，奉詔勤王，除右文殿修撰，江西安撫使兼江西提刑、權兵部侍郎，晉兵部尚書。駐兵西湖，除浙西江西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，知平江府事。元兵破常州，朝議棄平江，趣公移守餘杭，進資政殿學士。二年丙子正月十九日除右丞相兼樞密使，辭相印不拜。二十日以資政殿學士如軍前請和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於杭州東北之皋亭山，被留。明日宰臣吳堅、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，虜遂入臨安執恭帝北去。二月八日伯顏即脅公隨祈請使吳、賈北行至京口，二十九日夜亡，三月一日入眞州，謀合兩淮作興復計，而制置使李庭芝疑拒之，復從揚州逃至高郵，崎嶇數瀕死，跋涉鯨波，四月八日至溫州。五月朔

奉益王昶即位於福州，改元景炎，拜左丞相，出江西收兵入汀州。二年正月移漳州，四月入梅州，五月出江西，入會昌，六月入興國縣。元兵猝至，戰潰於空坑，公妻妾子女皆被俘，已獨以身免，收殘兵奔循州。張世傑奉端宗走潮州，尋入海至七里洋。三年戊寅二月出海豐，三月屯麗江浦，四月帝殂於廣州漢口外海中之碭洲。衛王昺繼之，六月遷於新會之厓山，加公少保信國公，十一月進屯潮陽，十二月十五日趨南嶺，二十日元帥張弘範兵掩至，公方飯五坡嶺，不及戰，被執。帝昺與元針已卯（西元一二七九）正月二日弘範迫公登海艘，十日至厓山，使爲書招張世傑降，公曰：「吾不能救父母，乃教人背父母，可乎？」索之固，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，弘範笑而置之。二月六日厓山潰，行朝樞密兼宰相陸秀夫負帝昺赴海，宮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，公不勝悲憤，作長歌哀之。弘範勸降不屈，乃遣使護送公北上，八月二十四日發金陵，十月一日至燕，越五日囚於土室，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（西元一二八一）六月，作正氣歌以誓志。次年壬午十二月八日，世祖召公入殿，長揖不拜。諭之曰：「以事宋者事我，即以汝爲中書宰相，汝何所願？」對曰：「天祥爲宋狀元、宰相，安能事二姓乎？願一死足矣。」從之，九日遂就義於柴市。元世祖歎爲眞勇士。意氣揚揚自若，觀者如堵，臨刑，問市人孰爲南北？南面再拜而死。見聞者無不流涕。有十義士收屍葬於都城外。面如生，年四十七。其衣帶中有贊曰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，讀聖賢事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

有文山集二十卷傳世：卷一、二爲其早歲所作之詩、樂府及詞；卷三至十二爲文集；卷十三爲指南錄，記患難中所遭遇，原分四卷，卷十四爲指南後錄，則自德祐丙子，奉使入元營，閒道浮海，誓師閩粵，羈留燕邸，患難中手自編定者；卷十五爲吟嘯集，傷時哀國兼及私情；卷十六爲「集杜詩」，一名「文山詩史」，爲其在燕獄中誦杜所爲，詩凡二百篇，皆五言二韻，題下敘次時事，於國家淪喪之由，生平閱歷之境，及忠臣義士之周旋患難者，一一詳誌其實，顛末粲然，不愧「詩史」之目；卷十七紀年錄，十八拾遺，十九、二十皆附錄。宋詩鈔云：「自指南錄以後，與初集格力相去殊遠，志益憤而氣益壯，詩不琢而日工，此風雅正教也。至其集杜句成詩，裁割鎔鑄，巧合自然，尤千古擅場。」

文山詩學杜甫，沈鬱雄渾，本於天賦。矧夫浩氣塞乾坤，精忠貫日月，其在指南前後兩錄及吟嘯集中之一吟一詠，皆一字一淚，均足驚天地，泣鬼神，而開金石，永遠有其不可磨滅之生命在。四庫提要引長谷眞逸農田餘話云：「宋南渡後，文體破碎，詩體卑弱，惟范石湖、陸放翁爲平正；至晦庵諸子，始欲一變時習，模仿古作，故有神頭鬼面之論，時人漸染既久，莫之或改。及文天祥留意杜詩，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，觀指南前後錄可見，不獨忠義貫於一時，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。」鄉詩撫談亦云：「文山詩爲南宋江西之後勁；山谷學杜，文山亦學山谷之所學，但比山谷少變化耳。然而英挺不羣之概，咄咄逼人也。」嗚呼，去今幾七百年，讀其詩，其面如生，其事如在眼前，此豈求之聲調字句間哉！

只把初心看，休將近事論。誓爲天出力，疑有鬼迷魂。明月夜推枕，春風晝閉門。故人萬山外，俯仰向誰言？（所懷）

自注：「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，深悔一出之誤。聞故人劉小村、陳蒲塘引兵而南，流涕不自堪。」

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落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拋絮，身世飄搖雨打萍，皇恐灘頭說皇恐，零丁洋裏歎零丁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（遇零丁洋）

自注：「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，請作書招諭張少保投拜，遂與之言：『我自救父母，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！』書此詩遺之。李不能強，持詩以達張。但稱好人好詩，竟不能逼。」

揭來南海上，人死亂如麻。腥浪破心碎，飈風吹鬢華。一山還一水，無國又無家。男子千年志，吾生未有涯。（南海）
茫茫地老與天荒，如此男兒鐵石腸。七十日來浮海道，三千里外望江鄉。高鴻尚覺心期闊，塞馬何堪腳跡長？獨自登樓時拄頰，山川在眼淚浪浪！（登樓）

草舍離宮轉夕暉，孤雲飄泊復何依？山河風景元無異，城郭人民半已非。滿地蘆花和我老，舊家燕子傍誰飛？從今別卻江南日，化作啼鵲帶血歸！（金陵驛）

北征垂半年，依依只南土。今晨渡淮河，如覺非故宇。故鄉已無家，三年一羈旅。龍翔在何方？乃我妻子所。昔也無奈何，忽已置念慮。今行日云近，使我淚如雨。我爲綱常謀，有身不得顧。妻兮莫望夫，子兮莫望父，天長與地久，此恨極千古。來生業緣在，骨肉當如故。（過淮河，宿關石有感）

有妻有妾出糟糠，自少結髮不下堂。亂離中道逢虎狼！鳳飛翩翩失其凰。將雛一二去何方，豈料國破家亦亡！不忍舍君羅襦裳，天長地久終茫茫，牛女夜夜遙相望。嗚呼一歌兮歌不長，悲風北來起徬徨！

有女有女婉清揚，大者學帖臨鍾王。小者讀字聲琅琅。朔風吹衣白日黃，一雙白璧委道傍。鴈兒啄啄秋無梁。隨母北首誰人將？嗚呼三歌兮歌愈傷！非爲兒女淚淋浪！

我生我生何不辰，孤根不識桃李春！天寒日短重愁人，北風吹隨鐵馬塵。初憐骨肉鍾奇禍，如今骨肉更憐我。汝在空能嬰我懷，我死誰當收我骸。人生百年何醜好，黃梁得喪俱草草。嗚呼六歌兮勿復道，出門一笑兮天地老！（六歌，錄一、三、六）

苦海周遭斷去帆，東風吹淚向南。龍蛇澤裏清明五，燕雀籠中寒食三。撲面風沙驚我在，滿襟霜露痛誰堪？何當歸骨先人墓，千古不爲丘首慚！（寒食）

自注：「予不登丘隴拜清明寒食八年矣，癸西湖南，甲戌乙亥章貢，丙子淮東，丁丑梅州，戊寅麗江浦，庚辰燕山獄中，今辛巳猶未得死，和上已韻寫懷。」

當年嚼血灑銅駝，風氣悠悠奈若何？漢賊已成千古恨，楚囚不覺二年過。古今咸道天驕子，老去忽如春夢婆，試把睢陽雙

廟看，只今事業恨蹉跎。

江南啼血送殘春，漂泊風沙萬里身。漢末固應多死士，周餘乃止一遺民。乍看鬚少疑非我，只要心存尙是人。坐擁牢愁看眼倦，土牀伸腳任吾真。（自述二首）

猛思身世事，四十七年無。鶴髮俄然在，鸞飛久已殂。二兒化成土，六女掠爲奴。只有南冠在，何妨是丈夫。（自歎三首錄一）

昔年單舸走維揚，萬死逃生輔宋皇。天地不容與社稷，邦家無主失忠良。神歸嵩岳風雲變，氣入煙嵐草木荒。南望九原何處是，關河暗淡路茫茫。（就義絕筆）

趙弼文信國傳：「公至柴市，觀者萬人。公問市人，孰爲南向？或有指之者，公向南再拜，索紙筆爲詩曰云云。」文山之重要詩作，均收在指南前後錄中，小部分補入吟嘯集爲其別集。其所以名爲指南錄者，蓋因渡揚子江詩有云：

幾日隨風北海遊，回從揚子大江頭。臣心一片磁針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（揚子江）

自注：「自通州至揚子江口，兩潮可到，爲避渚沙及許浦顧諸從行者，故繞去，出北海，然後渡揚子江。」

後序述其脫京口，走眞州，渡江泛海之冒險犯難，「及於死者，不知其幾」；「而境界危惡，層見錯出，非人世所堪」，但一切「付之度外」。深覺「生無以救國難，死猶爲厲鬼以擊賊，義也」；「誓不與賊俱生，所謂鞠躬盡力，死而後已，亦義也」。在其戰鬥畢生中，卽如此慷慨以赴死，從容以就義者也。於奉詔勤王之始，卽具有憂天憫人之苦膽，抱定移山填海之壯心，佛氏所謂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！準備犧牲之精神，已完全表現於指南錄卷一第一首赴闕：

楚月穿春袖，吳霜透曉鬢。壯心欲填海，苦膽爲憂天。役役慙金注，悠悠歎瓦全。丈夫竟何事，一日定千年。

其卷三高沙道中五古長詩凡一百七十二句，描寫與敵騎相出沒，歷盡九死一生之驚險，讀之令人毛骨爲竦。吟嘯集中亦有此編，但節二十六句，茲依原詩增補二句，錄之亦可見文山之「爲國赴難，堅貞金石，不忘喪元溝壑」之決心與勇氣。

道逢死人骨，委積萬有千。魂魄侵蠅蚋，膏脂飽烏鳶。使我先朝露，其事亦復然。丈夫竟如此，吁嗟彼蒼天。古人擇所趨，肯蹈不測淵。奈何以遺體，糞土同棄捐。初學蘇子卿，終慕魯仲連，爲我王室故，持此金石堅。求仁而得仁，寧死溝壑墳。自古皆有死，死不污腥膻。秦客載張祿，吳人納伍員。季布疑在魯，樊期托於燕。國士急人病，偶儻何拘攣，彼人莫我知，此恨付重泉。（高沙道中）

後錄中之白溝河及壬午，亦爲兩首五古長詩，前者憑弔從徽欽北狩扼吭而死於白溝河之張叔夜，未云：「天地垂日月，斯人未云亡，文武道不墜，我輩終堂堂。」後者憶丙子上巳前二日至眞州，今俯仰六周星，撫時念事，質心鬼神，以「南冠楚大夫，北塞蘇中郎」自況，有云：「唯存葵藿心，不改鐵石腸，斷舌奮常山，抉齒厲睢陽。」與同錄中之正氣歌，悉爲充塞浩然之氣之

作：

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：下則爲河嶽，上則爲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時窮節乃見。一一垂丹青！在齊太史簡；在晉董狐筆；在秦張良椎；在漢蘇武節；爲嚴將軍頭；爲嵇侍中血；爲張睢陽齒；爲顏常山舌；或爲遼東帽，清操厲冰雪；或爲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；或爲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；或爲擊賊笏，逆豎頭破裂。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！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繫命，道義爲之根。嗟予遘陽九，隸也實不力，楚囚纓其冠，傳車送窮北。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。陰房闔鬼火，春院闕天黑。牛驥同一皁，雞栖鳳凰食。一朝蒙霧露，分作溝中瘠。如此再寒暑，百沴自辟易，哀哉沮洳場，爲我安樂國！豈有他繆巧，陰陽不能賊？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。悠悠我心悲，蒼天曷有極！哲人日以遠，典型在夙昔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（正氣歌）

自序：「予囚北庭，坐一土室，室廣八尺，深可四尋。單扉低小，白間短窄。汗下而幽暗。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：雨潦四集，浮動牀几，時則爲水氣；塗泥半朝，蒸滷歷瀾，時則爲土氣；乍晴暴熱，風道四塞，時則爲日氣；簷陰薪爨，助長炎虐，時則爲火氣；倉腐寄頓，陳陳逼人，時則爲米氣；駢肩雜遝，腥臊汗垢，時則爲人氣；或圍溷，或毀屍，或腐鼠，惡氣雜出，時則爲穢氣。疊是數氣，當之者鮮不爲厲？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，于茲二年矣。審如是，殆有養致然爾；然亦安知所養何哉？孟子曰：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』彼氣有七，吾氣有一，以一敵七，吾何患焉？況浩然者，乃天地之正氣也？作正氣歌一首。」

案公以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（西元一二七九）八月二十四日被囚發金陵，十月一日抵燕，越五日罹淫汗。此歌作於十八年辛巳六月，故云「于茲二年矣」。名曰「正氣」者，謂天地之正氣，根於道義，發於事業，孟子所謂浩然之氣，養之在人者也。歌詞悲壯激越，義薄雲天。哲人雖遠，典型猶存，文山所以追踵古人，後人亦因之仰懷文山，淚痕血點，斑斕於字裏行間，公之正氣，蓋至今尚凜凜然勃鬱於億萬炎黃子孫之胸臆也！

要之，文山之愛國詩，具有兩大特質：一則激昂壯烈，義膽忠肝，得未曾有。除上舉過零丁洋、高沙道中及正氣歌諸詩外，又如言志七古：

……我生不辰逢百罹，求仁得仁尚何語？一死鴻毛或泰山，之輕之重安所處？婦女低頭守巾幘，男兒嚼齒吞刀鋸。殺身慷慨猶易免，取義從容未輕許。仁人志士所植立，橫絕地維屹天柱。以身殉道不苟生，道在光明照千古。素王不作春秋廢，獸蹄鳥跡交中土。閨位適在三五間，禮樂終當屬眞主。李陵衛律罪通天，遺臭至今猶入吐。種瓜東門不可得，暴骨匈奴固其所。平生讀書爲誰事，臨難何憂復何懼？已矣夫易簣不必如曾參，結纓猶當效子路。

一則沈痛悲涼，傷心慘目，情胡能已。除上舉金陵驛、六歌諸詩外，又如重陽七律：

萬里飄零兩鬢蓬，故鄉秋色老梧桐。雁棲新月江湖滿，燕別斜陽巷陌空。落葉何心定流水，黃花無主更西風，乾坤遺恨知多少，前日龍山如夢中。

前者使人踴厲奮發，敵愾同仇；後者使人低徊感喟，憂心如搗。當國家遭受侵略，民族瀕於陸危之際，有如過去之反帝抗日與夫今日之反共抗俄時期，均曾引起廣大讀者之共鳴。

◎陳文龍，字志忠，一字君貴，福州興化人，能文章，負氣節。初名子龍，咸淳五年，廷對第一，度宗易其名。賈似道愛其文雅，禮重之，拜監察御史，請罷范文虎、趙鼎、黃萬石，似道大怒，使臺臣劾罷之。尋起爲左司諫，累遷參知政事，乞歸。益王立於福州，復拜參知政事，充閩廣宣撫使，卽興化軍開闢，石手軍亂，討平之，已而建寧泉福皆降元，文龍發民兵自守，元兵攻城，通判曹澄孫降，被執，械送至杭，不食死。計聞行朝，諡忠肅。其母繫福州尼寺，曰：「吾與吾兒同死，又何恨哉？」亦死。衆歎曰：「有斯母，宜有是兒。」爲收葬之。興化府志存有詩一首：

斗壘孤危勢不支，書生守志定難移。自經溝瀆非吾事，臣死封疆是此時。須信纍囚堪擊鼓，未聞烈士樹降旗。一門百指淪胥盡，唯有丹衷天地知。（元兵俘至合沙，詩寄仲子）

◎謝枋得（西元一二二六——一二八九），字君直，號疊山，信州弋陽人。爲人豪爽，好直言，以忠義自任。理宗寶祐四年丙辰試進士，中禮部高等，比對策，力詆時丞相董槐及宦官董宋臣，後抑置乙科。翌年丁巳召試教官，中兼經科，除建寧府教授。己未趙葵宣撫江東，辟辦團練，尋除禮兵部架閣令，募兵援江上，出楮幣十萬貫，得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。景定五年甲子，江東漕司試士徵校藝，發策十問，以適賈似道姦罪，坐居鄉不法，安置興國軍。度宗咸淳三年赦歸。恭帝德祐元年丁亥，授江東提刑，累遷江東制置使，元年攻饒，拒戰仁安，敗。冬十一月任江西招諭使，知信州，又不守。乃變姓名，棄家入閩。二年丙子正月，元兵執枋得妻李氏二子一女，拘于建康獄，李氏不屈死，惟二子移獄揚州得釋。枋得隱建寧唐山轉蒼山，朝遷暮徙。後寓逆旅中，日麻衣蹣屨，東嚮而哭。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。已而設卜肆於建陽驛橋，榜曰依齋易卦。其後人稍識之，多延至其家，使爲子弟論學。宋既亡，遂居閩中。元屢徵聘，辭。至元二十五年，戊子夏，尙書留夢炎薦亦不起，遣之書云：「今吾年六十餘矣，所欠一死耳，豈復有他志哉！」二十六年己丑正月，福建參政魏天祐強之北行，不食二十日，四月初一日抵燕京，初五日死於憫忠寺，年六十四。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于州。門人私諡文節，世稱疊山先生。枋得讀書五行俱下，且一覽不忘。爲文高邁奇絕，汪洋演迤，自成一家。有疊山集十六卷，存詩近體五十六首，古體十五首，共七十一首。

九十萱親天下稀，十年甘旨誤庭闈。臨行有懇慈心喜，再覩衣冠兒便歸。（思親五首錄一，壬午九月寄書老母）

丹府金童善主家，百神聽命靜無譁。從今何必餐松柏，但吸日精吐月華。（絕粒偶書二首錄一）

避世知無地，危身只信天。寧持龔勝扇，不著挺之綿。養性眞同道，知心有宿緣。紙衾加惠絮，晴日臥雲邊。（求紙衾）

萬古綱常擔上肩，脊梁鐵硬對皇天。人生芳穠有千載，世上榮枯無百年。此日識公知有道，何時與我詠遊仙。不爲蘇武卽龔勝，萬一因行拜杜鵑。（和曹東谷韻）

雪中松柏愈青青，扶植綱常在此行。天下久無龔勝潔，人間何獨伯夷清？義高便覺生堪捨，禮重方知死甚輕。南八男兒終不屈，皇天上帝眼分明。（初到建寧）

案宋詩鈔補題作「北行別人」。原注：「魏參政執拘，投北行有期，死有日，詩別妻子良友良朋。」弟子魏天應云：「疊翁老師將有行，賦詩言別，綱常九鼎，生死一毛，慷慨激烈，高風凜然，真可以廉頑立懦。」

西漢有臣龔勝卒，閉口不食十四日。我今半月忍渴飢，求死不死更無術。精神常與天往來，不知飲食爲何物？若非功行積未成，便是業債償未畢。太清羣僊宴會多，鳳簫龍笛鳴瑤瑟。豈無道兄相提攜，騎龍直上寥天一。（崇真院絕粒偶書，付兒熙之、定之，并呈張蒼峯、劉洞齊華甫）

疊山詩多忠義之氣，憂國之情，清寒淡遠，自饒逸致。右錄絕律古體六首，辭親念養，絕食舍生，悲痛憤慨，溢於言表。至其平日抒懷小詩，亦寄託遙深。如藉「花影」之重疊瑤臺，以喻壬倭之充斥朝廷；假「蠶婦」之起視寅夜，以比忠貞之憂勤宵旰。「桃花」輕薄，取譬降臣之賣國求榮；「梅花」高潔，象徵詩人之絕世獨立。風神曠雅，情韻幽閑，尤爲後人所傳誦：

重重疊疊上瑤臺，幾度呼童掃不開。剛被太陽收拾去，又教明月送將來。（花影）

子規啼徹四更時，起視蠶稠怕葉稀。不信樓頭楊柳月，玉人歌舞未曾歸。（蠶婦吟）

尋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紅又是一年春。花飛莫遣隨流水，怕有漁郎來問津。（慶全庵桃花）

十年無夢得還家，獨立青峯野水涯。天地寂寥山雨歇，幾生修得到梅花。（武夷山中）

④謝翱（西元一二四九——一二九五），字皋羽，一字皋父，晚慕屈原之遠遊，自號晞髮子，福建長溪人。後徙浦城。咸淳中試進士不第，慨然以古文倡。作宋祖饒歌、鼓吹曲、騎吹曲，上太常，命樂工習之。性耿介，倜儻有大節。元兵破宋，率鄉勇數百人投文山爲諮議參軍。文山被囚，亡匿四方，漫遊東南，章皇山澤，凡遇昔日與文山離別場所，卽低徊顧盼，放聲大哭。曾一哭於姑蘇夫差之臺，再哭於越臺，三哭於臨安營，最後登嚴子陵西臺，設文山木主於荒亭，北向哭祭，以竹如意擊石，歌招魂之詞曰：「魂朝往兮何極？暮歸來兮關山黑，化爲朱鳥兮有珠焉食？」歌闕，竹石俱碎。因作西臺慟哭記，悲憤蒼涼，風高氣慄，甚爲感人。後往來杭睦間，主浦東吳渭家，與浦陽方鳳、永康、吳思齊等厚，名會友之所曰汐社，期晚而信。初翱無恙時，於釣臺南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源，建炎四年江端友、呂居仁、朱翌諸賢爲文祭臨水之神，避地於此。翱曰：「死必葬之。」遂集同好名氏作許劍錄，取吳季子意。後挈家錢塘江上，於元成祖元貞元年乙未八月卒，年四十七。病革語其妻劉曰：「我死，必以骨歸方鳳，葬我許劍之地！」已而方鳳、吳思齊輩訖如其言，伐石表之曰：「粵謝翱墓」。並爲建許劍亭於墓右，從初志也。著有晞髮

集及天地間集傳世。

皋羽在文山幕中時，嘗作親征曲、平荆湖遣將、下劍門遣將等首，極慷慨激昂之致。迨文山成仁後，復國希望已絕，所爲詩則隱晦難解，莫獲知音。元任士林謝翱傳云：「所爲歌詩，其稱小，其指大，其辭隱，其義顯，有風人之餘，類唐人之卓卓者。尤善敘事云。」明儲巖叟髮集引亦云：「翱之樂府詩體似李賀、張藉，近體在郊、島間。」吳孟舉宋詩鈔謂其「每執筆遐思，身與天地俱忘，語人曰：『用志不分，鬼神將避之。』」古詩韻頌昌谷（李賀家於福昌縣之昌谷，有昌谷集），近體則卓鍊沈著，非長吉所及也。「雖其古體從韓愈、孟郊、李賀、張藉諸家而衍變，然其詩中所表現亡國之痛，則非諸家所曾有。如五律哭所知，寫文山之死，關係整個國家之命運，歎息後起無人，恢復神州之希望幻滅。詩中充滿悲憤氣息，雖在千載之下，亦不能不爲之一灑同情之淚。又書文山卷後云：『魂飛萬里後，天地隔幽明，死不從公死，生如無此生。丹心渾未化，碧成已先成。無處堪揮淚，吾今變姓名。』此等血淚凝成之文辭，應與文山指南錄諸作并垂不朽。

總戎臨百粵，花鳥瘴江村，落日失滄海，寒風上薊門。雨青餘化碧，林黑見歸魂。欲哭山陽笛，鄰人亦不存。（哭所知）
殘年哭知己，白日下荒臺。淚落吳江水，隨潮到海迴。故衣猶染碧，后土不憐才。未老山中客，唯應賦八哀。（西臺哭所思）

百臺臨釣諸，遺像在蒼煙。有客隨槎到，無僧依樹禪。風塵侵祭器，樵獵避兵船。應有前朝蹟，看碑數漢年。（遊釣臺）
乾坤一楚囚，散髮向滄洲。詩病多於馬，身閑不似鷗。因看東去水，都是夜來愁。晚意落花覺，殘枝香更幽。（散髮）
禾黎何人爲守闌，落花臺殿暗銷魂。朝元閣下歸來燕，不見前頭鸚鵡言。（過杭州故宮二首錄）
吹老單于月一痕，江南知是幾黃昏！水仙冷落瓊花死，祇有南枝尙返魂。（梅花）

隔江風雨動諸陵，無主園林草自春；聞說就中誰最泣，女冠猶有舊宮人！（重遇）
冬青樹，山南陲，九日靈禽居上枝。知君種年星在尾，根到九泉護龍髓。恆星晝貫夜不見，七度山南與鬼戰。願君此心無所移，此樹終有開花時。山南金粟見離離，白衣人拜樹下起，靈禽啄栗枝上飛。（冬青樹引別玉潛）

張丁注：「宋葦宮在會稽境內。元楊總統（楊璉真加，元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，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錢塘、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。）欲利其金玉，以宋王氣在是，矯詔發之。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，乃乘暮夜使人收貯諸遺骸骨，葬蘭亭之山，種冬青樹爲識。翱，珏之故人也。至元丙午入越，嘗登越臺慟哭丞相，故時有斯作焉。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，若唐、謝之爲，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？玉潛，唐珏字也。」案詩辭晦奧，張丁逐句有注，見宋遺民錄。

南宋之末，文體卑弱，獨皋羽詩文桀驁，有奇氣，而節概亦卓然可傳。明僧大同讀謝翱集詩云：「南奔北走家何在？七里灘

前許劍來。匡海波寒惟月上，冬青樹老又花開。側身天地聊晞髮，悵望江山獨把杯。一掬當年知己淚，秋風洒盡下西臺。」堪爲臬羽身世寫照。

⑤鄭思肖，原名不詳，字所南，一字憶翁，福州連江人。生卒年無聞。初以大學上舍，應博學宏詞科。爲人剛介有志氣。元兵南下，叩闕上疏，辭切直，忤當路不報。宋亡，乃改名思肖，卽思趙，所南、憶翁皆寓意，示不忘宋北面他姓也。侍父隱居吳下，自稱三外野人，又確持一是之理，自號一是居士。一室蕭然。匾其堂曰：「本穴世界」，以「本」字之「十」置下文，則「大宋」也。坐臥必南向，歲時慶臘，望南野哭，再拜乃返。聞北語，必掩耳亟走，人知其孤僻，亦不以爲怪。性愛竹，嗜餐梅花，又喜觀雪，寡與人合，獨往獨來，獨處獨坐，獨聽獨吟，常獨遊山水間，登絕頂，狂歌浩哭。工畫墨蘭，自易代移，爲蘭不畫土，或問其故，則云：「土爲番人奪去，汝猶不知耶？」不妄與人，邑宰求之不得，聞先生有田三十畝，因脅以賦役取。思肖怒曰：「頭可斫，蘭不可得」。終身不娶，浪遊無定跡，疾亟，屬其友唐東嶼爲書一牌位曰：「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」，語訖而卒。壽七十八。有詩集曰心史。中多種族思想語。舊無傳本，明崇禎十一年蘇州承天寺井中出之，世稱鐵函心史。內凡七卷，分咸淳集、大義集、中興集各一卷，詩二百五十首，雜文四十篇。前後序五篇，鐵函金匱，錮以堊灰，外書「大宋鐵函經」，內書「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」。梁啓超重印心史序云：「嗚呼，啓超讀古人詩文辭多矣，未嘗有振蕩余心若此書之甚者。」思肖忠義之情，均流露於其詩文中。

終不求人更賞音，只當仰面看山林，一雙閑手無聊賴，滿地斜陽是此心。（伯牙絕弦圖）
叩馬癡心諫不休，既拚一死百無憂。因何留得首陽在，只說商家不說周。（夷齊西山圖）
百萬胡鬼犯大廟，奔南狩北恨迢迢，我非辦得中興事，一點英靈死不消。（春日偶成）

有懷常不釋，一語一酸辛。此地暫胡馬，終身只漢民。讀書成底事，報國是何人？恥見干戈裏，荒城海又春。（德祐二年歲旦）

破得愁城了，仍還太古風。渾然無事國，不與世相通。地邁華胥外，天歸渾沌中。蠢然蠻觸氏，苦死角英雄。（醉鄉）
洋洋盈耳間，一派水潺潺，意不隨聲盡，心應與物閑。宿雲穿竇出，飛鳥御風還。卻喜無人識，支頤看遠山。（聽琴）
向來治亂屢興懷，此日清閑獨把杯。千古英雄人不見，一樓風雨夢初回。空中變化觀龍見，世上淒涼誤鳳來。須入山林了生死，莫將心迹付塵埃。（睡覺有懷王梅塢垓）

飄零書劍十年吳，又見西風脫盡梧。萬頃秋生杯後興，數莖雪上鏡中鬚。晴空闊浮雲盡，破屋荒涼俗夢無。惟有因窮心不改，左經右史足清娛。（飄零）

宋遺民錄載佚名宋鄭所南先生傳云：「凡平日所作詩，多寓於宋，若題鄭子封書塾曰：「天垂古色映柴門，千古傳家事俱存

，此世只除君父外，不曾重受別人恩。『譏宋之臣子復仕於元也。若題其畫蘭曰：『求則不得，不求或與，老眼空闊，清風高古。』譏一世之士無足當其意也。若題其畫菊曰：『花開不並百花叢，獨立疏籬趣未窮，寧可枝頭抱香死，何曾吹墮北風中。』自謂士節不爲元氏富貴所奪也。若題其畫像曰：『不忠可誅，不孝可斬，敢懸此頭於洪荒之表，爲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。』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。平生寡慾而好遊，凡遇窮山大澤，必彌日忘返，咄咄書空，心與口語，人爭視之，彼則蔑如也。』

⑤汪元量，字大有，錢塘人。度宗時以善琴事謝后、王昭儀。宋亡，隨三宮入燕，時文丞相被囚，庚辰中秋日，元量上調，援琴奏胡笳十八拍，爲賊拘幽以下十操，文山亦倚歌而和之。十月復往探視，文山循其請，集老杜句成胡笳曲十八拍，書以遺之。元世祖嘗命奏琴，因賜爲黃冠師，放還。幼主平原公及從降駙馬楊鎮、丞相吳堅、留夢炎等，與王昭儀、清惠以下二十九人爲之釀酒城隅以餞別。鼓琴再行，淚雨下，悲不自勝。南歸後，數往來於匡廬彭蠡間，若飄風行雲，自號水雲子，世莫測其去留。危太史素謂其長身玉立，脩髯廣頰，而音若洪鐘，江右以爲神仙，多畫其像祀之。元延祐二年（西元一三一五）進士陳泰所安遺集中尙有送錢塘汪水雲詩，則元量亦云老壽矣。著有水雲集及湖山類稿，其詩多紀國亡北徙事。自奉使出疆，三宮去國，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，及過河所歷皇帝伯之故都遺跡，凡可喜可詔，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，解其囊，南吟北嘯，如賦史傳。舉其最著者：若湖州歌九十八首，記其隨三宮北上投降之沿途形色；越州歌二十首，記元兵隨伯顏南下時蹂躪東南半壁之亡國慘痛；醉歌十首，則諷刺「滿鮮朱紫盡降臣」；充滿敵愾國仇之悲憤，爲遺民詩中之最深刻而最沈痛者。且語言樸素，風格近於民歌。又嘗以蘇武、杜甫自比。其夷山醉歌云：「君不見海上看羊手持節，飢來和雪扣氈毳。又不見飯顆山頭人見嗤，愁吟痛飲眞吾師。」其愛國之志氣有如此者！四庫提要謂：「其詩多慷慨悲歌，有故宮禾黍之感，於宋末諸事，皆可據以徵信。」洵然。

北望燕雲不盡頭，大江東去水悠悠。夕陽一片寒鴉外，目斷東西四百州。

十數年來國事乖，大臣無計逐時挨，三宮今日燕山去，春草淒淒上玉階。

杭州萬里到幽州，百詠歌成竟未休，燕王偶然通一笑，歌喉宛轉作吳謳。（湖州歌九十八首錄六、七、末）

東南半壁日昏昏，萬騎臨軒趣幼君，三十六宮隨輦去，不堪回首望吳雲。

苦夢吳山列御筵，三千宮女足金蓮，而今夢說夢中夢，夢裏吳山只自憐。（越州歌二十首錄次、末）

錢塘江上雨初乾，風入端門陣陣酸。萬馬亂嘶臨警蹕，三宮灑淚溼鈴鸞，童兒賸遣追徐福，厲鬼終當滅賀蘭。若說和親能活國，嬋娟應是嫁呼韓。（北師駐泉亭山）

淮襄州郡盡歸降，鼙鼓喧天入古杭，國母已無心聽政，書生空有淚成行。亂點連聲報六更，熒熒庭燎待天明，侍臣已寫歸降表，臣妾僉名謝道清。

伯顏丞相呂將軍，收了江南不殺人，昨日太皇請茶飯，滿朝朱紫盡降臣。（醉歌十首錄三、五、末）
西塞山邊日落處，北關門外雨來天，南人墮淚北人笑，臣甫低頭拜杜鵑。（錢塘歌）

石頭城上小徘徊，世換僧殘寺已灰。地接汴淮山北去，江吞吳越水東來。健魚奮鬣隨蛟舞，快鵲翻身獵雁回。一片降旗千古淚，前人留與後人哀。（石頭城）

蔽日烏雲撥不開，昏昏勒馬度關來。綠蕪徑路人千里，黃葉郵亭酒一杯。事去空垂悲國淚，愁來莫上望鄉臺。桃林塞外愁煙起，大漠天寒鬼哭哀。（潼關）

有客有客浮丘翁，一生能事今日終。嘯罷雪窖身不容，寸心耿耿摩蒼空。睢陽臨難氣塞充，大呼南八男兒忠。我公就義何從容，名垂竹帛生英雄。嗚呼歌兮歌無窮，魂招不來何所從。

有母有母死南國，天氣黯淡殺氣黑，忍埋玉骨崖山側。蓼莪劬勞淚沾臉，孤兒以忠報罔極。拔舌剖心命何惜，地結蓀弘血成碧。九泉見母無言責。嗚呼三歌兮歌復憶，魂招不來長嘆息。

有詩有詩吟嘯集，紙上飛蛇歎香汁。杜陵寶唾手親拾，滄海月明老珠泣。天地長留國風什，鬼神護呵六丁立。我公筆勢人莫及，每一呻吟淚痕溼。嗚呼八歌兮歌轉急，魂招不來風習習。

有官有官位卿相，一代儒宗一敬讓，家亡國破身漂蕩，鐵漢生擒今北向。忠肝義膽不可狀，要與人間留好樣。惜哉斯文天已喪，我作哀章淚悽愴。嗚呼九歌兮歌始放，魂招不來默惆悵。（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，錄一、二及八、九）

案浮丘道人，乃文文山之自稱，見指南後錄中胡笳曲之自序。

匡山禽得到燕山，此老從容就義難。生愧夷齊尚周粟，死同巡遠只唐官。雪平絕塞魂何在，月滿通衢骨未寒。一劍固知公所欠，要留青史與人看。（文山道人事畢，壬午臘月初九日）

書汪水雲詩後者多矣，最著者，如馬碧梧廷鸞云：「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。一日來樂平與坐語，恍如隔世，戚然有所感焉。元量出示湖山稿求余爲序，展卷讀甲子初作，微有汗；讀至丙子作，潛然淚下；又讀至醉歌十首，撫席慟哭，不知所云。予病復作，不能爲元量吐一語，因題其集曰詩史。」李鶴田珏云：「紀亡國之戚，去國之苦，艱關愁歎之狀，備見於詩，微而顯，隱而彰，哀而不怨，欷歔而悲甚於痛哭，開元、天寶之事紀於草堂，後人以詩史目之，水雲之詩，亦宋之詩史也。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。其愁思壹鬱不可復伸，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。」周方叔方亦云：「水雲奮筆直情，不肯爲婉變含蓄，千載之下，人間得不傳之史。山陽夜笛，聞之者四壁皆爲悲咽；正平操搗，聽之者三臺俱無聲韻。噫！水雲之詩，真能使人至如是，至如是其感哉！」品題皆當，元量以供奉琴士，不預士大夫之列，而眷懷故主，終始不渝，宋季公卿實視之有愧，其節槩亦可以風矣！

⑦林景熙（西元一二四二—一三一〇），字德陽，號霽山，溫州平陽人。度宗咸淳七年辛未太學釋禍，授泉州教授，歷禮部

架閣，轉從政郎。宋亡，不復仕，乃棲隱故山，以詩書自娛。既而會稽王監簿脩竹英孫移書屈致，與唐玉潛珪、鄭樸翁仁山及胡天放輩，尋歲晏之盟。會惡僧號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發宋陵，英孫使客收其棄骸，景熙故爲丐者，背竹籬，挾竹夾，遇物來投籬中，潛鑄銀牌百十繫腰間，賄西番僧，求得高、孝兩陵骨，貯兩函，與唐玉潛所收者葬於蘭亭，復掘宋常朝殿冬青樹植其上以識之。往來吳越殆二十餘年。戊申歲歸自武林感疾，迨庚戌冬卒於家，時年六十九。景熙少工舉業，有聲場屋，時文旣廢，倡爲古文，發爲騷章，往往尤臻其奧。晚年所著雜文十卷外，有詩六卷，題曰白石樵唱，行於世。宋詩鈔云：「大概悽愴故舊之作，與謝翱相表裏，翱詩奇崛，熙詩幽致。」

良人滄海上，孤帆渺何之？十年音信隔，安否不得知。長憶相送處，缺月隨我歸。月缺有圓夜，人去無同期。同期儻終有，白首寧怨遲。寒蛩若相弔，青燈鑒孤幃。妾身不出幃，妾夢萬里馳。（商婦吟）

原注：「寓思君之意。」

敗畝孤心老未衰，一籬瘦菊一瓢詩。黃埃赤白謾多事，蒼狗白雲能幾時？山酒柏香春壽母，案書芸冷夜呼兒。橫琴妙在無弦處，何必知音有子期！（答唐玉潛）

原注：「唐玉潛，越州人，名珪，卽與霽山同收宋陵骨各葬，義士也。」

最愛林中過客稀，坐分片石澹忘歸。僧閒時與雲來往，鶴老不知城是非。瀟灑山光秋入畫，清寒死氣曉侵衣。一溪截斷紅塵影，西有任公舊釣磯。（雲門卽事。雲門山在會稽南三十一里，今名雍熙。）

濱死孤臣雪滿顛，冰氈嚙盡偶生還。衣冠萬里風塵老，名節千年日月懸。清唳秋荒遼海鶴，古槐春冷蜀山鵲。歸來親舊驚相問，禾黍離離夕照邊。（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）

原注：「丙子春，伯顏兵至杭州，則堂家鉉翁以參知政事與丞相吳堅等充祈請使詣，申訴請之議。國亡，守志不仕，貶河中府十九載。至元三十一年甲午，召還，放自便，乃歸江南，時年八十有二矣。」

天寶詩人詩有史，杜鵬再拜淚如水。龜堂一老旗鼓雄，勁氣往往摩其壘。輕裘駿馬成都花，冰甌雪碗建溪茶。承平麾節半海寓，歸來鏡曲盟鷗沙。詩墨淋漓不負酒，但恨未飲月氏首。牀頭孤劍空有聲，坐看中原落人手。青山一髮愁濛濛，干戈已滿天南東。來孫却見九州同，家祭如何告乃翁？（題陸放翁詩卷後）

玄髮相逢雪滿顛，一番欲別一凄然。龍亭落日馬嘶渡，舊國西風人喚船。湖海已空彈鋏夢，山林猶有著書年。蓬萊不隔青禽信，還折南枝寄老仙。（別王監簿）

冬青花，花時一日腸九折。隔江風雨清影空，五月深山護微雪。石根雲氣龍所藏，尋常螻蟻不敢穴。移來此種非人間，曾識萬年觴底月。蜀魂飛遶百鳥臣，夜半一聲山竹裂。（冬青花）

原注：「冬青一名女貞木，一名萬年枝，漢宮嘗植，後世因之，宋諸陵亦多植此木。」

黑風夜撼天柱折，萬里飛塵九溟竭。誰欲扶之兩腕絕，英淚浪浪滿襟血。龍庭戈鋌爛如雪，孤臣生死早已決。綱常萬古懸日月，百年身世輕一髮。苦寒尚握蘇武節。垂盡猶存臬卿舌，膝不可下頭可截，白日不照吾忠切，哀鴻上訴天欲裂，一編千載虹光發。書生倚劍歌激烈，萬壑秋聲助幽咽，世間淚灑兒女別，大丈夫心一寸鐵。（讀文山集）

宋方逢辰嘗爲白石樵唱序云：「德陽自雁宕游會稽，禹窆荒寒，雲愁木愴，凭高西望，而錢塘潮汐之吞吐，吳山煙霏之舒卷，紛感互發，凡以寫吾鬱者何限？故其詩悽婉，而悠以博微以章，宛然六義之遺音，非湖海嘯吟風月而已。於詩家門戶，當放一頭。」金章祖程爲白石樵唱作注，善先生之爲詩曰：「本義理以爲元氣，假景物以爲形質，濯冰雪以爲精神，剪煙雲以爲態度，朱弦疏越而有遺音，太羹元酒而有遺味，其真詩家之雄傑歟！」又題於卷首云：「愚嘗熟玩其詩，大抵皆託物比興，而所以明出處，繫人倫，感世變，而懷舊俗者至矣。至於造語之妙，用字之精，法度之整而嚴，格力之清而健，又未易以名言。」方、章之評當矣，文以行立，行以文傳，詩所以道性情，景熙之高風亮節，幽德潛光，固已體現於其詩，而其詩之有關風教民彝，足以激厲忠義，喚醒國魂，二氏所以樂爲序注，亦固其所，非特尙其句度之清妍，故實之詳贍而已哉！

④真山民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宋末竄跡隱淪，以所至好題詠，因傳於世，或自呼山民，故以稱之。宋詩紀事、四庫提要皆謂李生喬嘗歎其不愧乃祖文忠西山，考真德秀號曰西山，諡曰文忠，以是疑其姓真，或曰本名桂芳，括蒼人，宋末嘗登進士。要之，亡國遺民，鴻冥物外，自成採薇之志，本不求見知於世，世亦無從而知之，姓名里籍疑皆好事者以意爲之，未必遂確。姑仍世之所稱而已。其詩皆探幽賞勝之作，未嘗有江湖應酬語，張伯子謂宋末一陶元亮，非過論也。有山民集一卷。

松桂小菟裘，山扉幽更幽。蜂王衙早晚，燕子社春秋。鬢禿難遮老，心寬不貯愁。年來把鋤手，無復揖王侯。（幽居雜興）

怕礙清風入，丁寧眞下簾。地皆宜避暑，人自要趨炎。竹色水千頃，松聲風四簷，此中有幽趣，多取未傷廉。（山亭避暑）

寒齋淡無味，孤坐思悠悠。時事三緘口，年光一轉頭。有書遮老眼，無藥療閒愁。假使丹心在，衰遲也合休。（獨坐）
觸景多懷舊，凭欄易愴神。飛花遊蕩子，古木老成人。世換山如醉，田荒草自新，鄉關渺何處，回首勝風塵。（兵後寓舍春）

兩袖春風一丈池，等閑踏破柳橋西。雲開遠嶂碧千疊，雨過落花紅半溪。青旂有情邀我醉，黃鶯無恨爲誰啼。東城正在桃林外，多少遊人逐馬蹄。（西湖圖）

頽蘭斜照網蛛絲，陳迹淒涼萬古悲。柘木尚鳴亡國怨，山松曾見受封時。碑因苔蝕無完字，城爲田侵失舊基。當日東甌知

幾戰，如今贏得一荒祠。（東粵廟）

嬾把黃花插滿頭，正緣老大見花羞。年來頗恨儒冠誤，好把西風吹去休。（九日）

九十風光能有幾？東風遽作遠行人，樽前莫惜今朝醉，明日鶯聲不是春。（三月晦日）

今存山民集皆近體，無古詩，是否古體佚失，或山民亦染江湖諸人風氣不留意古體，均未可知。四庫提要云：「就其存者論之，黍離麥秀，抱痛至深，而無一語慰及新朝，則非惟其節至高，其安命知天，識量亦不可及。視謝康樂輩既襲康樂之封，而猶稱『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恥』者，相去不啻萬萬矣。詩格出於晚唐，長短皆復相似。不出晚唐纖佻羸癯之習。一邱一壑，足資延賞，要亦宋末之翹楚也。」

⑦許月卿（西元一二一七—一二八六），字太空，後改宋士，又字駒父，小名千里駒，世稱山屋先生。婺源人。從師於朱子門人董介軒，又受學魏鶴山，有志當世，入江淮幕中，以軍功補校尉。淳祐進士，授濠州司戶參軍。數疏斥丁、賈奸邪，出提舉江西常平，六年不就。既至，治政廉肅，人號爲鐵符。歷承職郎浙西運辦。賈似道當國，召試館職，言不合，罷歸，閉戶著書，號泉田子。宋亡，深居一室，十年不言而卒。年七十。謝枋得嘗書其門曰：「要看今日謝枋得，便是當年許月卿。」月卿則自比履善甫，蓋無愧三仁焉。有先天集。

神靜何須卜，心閒卽是仙。芋煨牛糞火，瓢滴馬鬃泉。

綠染春風柳，紅勻曉露蓮。明朝晴景好，一棹盡平川。（神靜）

吟蛩不管興亡事，舞蝶那分夢覺身。別浦連橋歸遠客，高山小徑過樵人。（吟蛩）

屋下種花簷露滿，窗前疊石岫雲生，春風不解分疆界，本自無心卻有情。

烏雀逢鷗皆憶風，鷗鷺遇鰓等求魚。秋風雪散天無極，清曉冥冥鴻影孤。（郎湖道中因見二事信筆二首）

滿城風雨近重陽，一舸煙波入醉鄉。心事已同鷗鳥白，眼界空有雲山蒼。酒安能管興亡事，菊亦頗復時世粧。何似長歌明月裏，月明天濶地更長。（滿城風雨近重陽）

其詩韻味清幽，語詞靈秀，略似劉長卿，而其所心摹力進者，在上窺李杜。所爲神靜五律，仍不免江湖氣息。但吟蛩、郎湖道中信筆等七絕及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律，則別有弦外意矣！

⑧方鳳（西元一二四〇—一三二一），一名景山，字韶卿，號巖南先生，婺州浦江人，試大學，舉禮部不第。特恩授容州文學。宋亡，遂把其遺經隱仙華山，同里義烏令吳渭闢家塾敬事之。鳳與謝翱、吳思齊等同遊，吟詠無虛日，其倡答詩名風雨集。當時名士如牟巖、方回、龔開、戴表元、胡穆仲、仇仁近、劉聲之、陳無逸輩均與之結文字交，門弟子甚盛。黃潛、柳貫其尤著者也。疾革，屬其子構題其旌曰宋容州，示不忘故國也。柳貫輯其遺詩五七言絕律三百八十篇，釐爲九卷，名曰存雅堂稿行世。

鳳詩初期不免月露煙雲之渲染，後遭國變，頓即改觀，不獨意有所主，且浩然之氣充沛行墨間。黃潛爲之序云：「出遊浙東西州，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，往往握手歎欷，低回而不忍去，緣情託物，發爲聲歌，凡耳目之所屬，靡不有以寓其意。而物理之盈虛，人事之通塞，至於得失廢興之迹，皆可概見。故其語危苦激切，不啻如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。」又於方先生墓碣銘云：「毛氏詩其最邃者也，後乃束其與觀羣怨之旨，而一發於詠歌，體裁純密，聲節嫺婉，不緣琢鏤，而神融氣浩，成一家言。」

仙華羸萬仞，我乃盧其東。日夕與山對，今茲踏岑巖。起左信奔鹿，當前任啼猿。大嘯崖石裂，一覽天宇空。蒼松飽風雨，絕壑挂老龍。樵斧不得睨，撫根慰吾躬。邈哉軒轅氏，問道由崆峒。龍髯一以遠，千載悲遺弓。猶傳少女靈，鍊玉于焉宮。山林重帝胃，香火明民衷。我來重懷古，攬涕臨西風。何當刺飛流，一洗磊砢胸。（遊仙華山）

祚微方擁幼，勢極尙扶顛。鼇背舟中國，龍胡水底天。羣存周已晚，蜀盡漢無年。獨有丹心皎，長依海日懸。（哭陸秀夫）

語詞古奧瑰琦，音調淒涼激切，與韓、孟相近似。龔聖予評巖南詩以爲「由本論之，在人倫，不在人事；等而上之，在天地，不在古今。」蓋鳳澤畔行吟，往往瞻念宗邦，不忘忠愛。開亦以遺民終老，故揚詡未免過情。然幽憂悲思，纏綿悱惻，雖變徵之音，固猶不失風人之義也。

（四）唐珏（西元一二四七——？）字玉潛，號菊山，會稽山陰人。少孤貧力學，聚徒授經，營菴澹以養母。宋亡，番僧楊璉真伽利宋殯宮墜玉，故爲妖言惑聽，於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二月十二日，帥徒役頓蕭山，發趙氏諸陵寢。時珏年三十二，聞之，痛憤，亟貨其家具，執券行貸，得銀若干，乃具酒食，邀里中諸少年享於家，酒酣，衆皆前請命，珏因泣告，願收陵寢遺骸共瘞之。並謂已造石函六，自思陵當隨號收殮之。衆謝如珏言，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之山。約明日復來會，出金帛爲人人壽，戒勿泄。越七日，楊總浮屠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，築一塔壓之，名曰鎮南。杭氏悲戚，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。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，始下車，爲子求師，有以珏薦者，問曰：「吾聞越有唐氏瘞宋諸陵骨，子豈其宗邪？」左右指珏曰：「此是已！」袁大駭，拱手曰：「先生義士哉！豫讓不能及也。」益加禮敬，即知家徒四壁，亟爲置田宅，娶妻室，所費一自袁出。後獲三丈夫子，鼎立頤頤。人固奇唐之節，而又奇唐之遇。先是已卯後上元二日，珏出觀燈，忽暈厥，夢帝召延上殿，有數黃衣貴人降揖曰：「賴君掩骸，忠義動天，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，良田三頃以養。」比覺，莫省謂何？已而會袁料理事如夢，冥冥中亦若有報應者然。珏葬骨後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爲識，作冬青行三首及夢中詩四首傳世。謝皋羽與珏善，嘗感其事作冬青樹引，語甚悽苦云。

馬箠問驍行，南面欲起語，野鷹尙屯束，何物敢盜取？餘花拾飄蕩，白日哀后土。六合忽怪事，悅龍挂茅宇。老天鑒區區，千載護風雨。

冬青花，不可折。南風吹涼積香雪，遙遙翠蓋萬年枝，上有鳳巢下龍穴。君不見，犬之年，羊之月，霹靂一聲天地裂。（冬青行二首）

珠亡忽震蛟龍睡，軒弊寧忘犬馬情。親拾寒瓊出幽草，四山風雨鬼神驚。

一坏自築珠丘土，雙匣親傳竺國經。獨有春風知此意，年年杜宇哭冬青。

昭陵玉匣走天涯，金粟惟寒起暮鴉。水到蘭亭轉嗚咽，不知真帖落誰家！

珠覺玉雁又成埃，班竹臨江首重回。猶憶年時寒食節，天家一騎奉香來。（夢中作四首）

原注：「日瑄按：（鄭元祐）遂昌雜錄作林景熙，今從（陶宗儀）輟耕錄作珏詩。」案以上二題七首並錄自宋詩鈔，羅靈卿唐義士傳亦載之。

⑤梁棟（西元一二四二—一三〇五），字隆吉，其先湖州人，後遷居鎮江。理宗淳祐二年壬寅十二月十六日生，弱冠領漕薦，登咸淳四年進士。遷寶應簿，調錢塘、仁和尉。辟入帥幕，甲戌避地建上，丙子宋亡，歸武林閑處，守道安貧，澹如也。弟柱，字中砥，入茅山，從老氏學，棟往依焉。元至元二十八年庚寅，遭詩禍，自是名益甚。卜居建康，時往來茅山中，江東人士從學甚衆。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七月七日無疾坐逝，壽六十有四。棟平日好吟詠，稿無存者，人間其故，答曰：「吾詩堪傳，人將有腹稿在。」惟先生清風峻節，無愧古人，世罕知者，詩抑末耳。明胡遜輯有梁隆吉詩集。

杖藜絕頂窮追尋，青山世路爭嶮嶽。碧雲遮斷天外眼，春風吹老人閒心。大君上天寶劍化，小龍入海明珠沈。無人更守元帝鼎，有客欲問秦皇金。顛崖誰念受辛苦，古洞未易潛幽深。神光不破黑暗惱，山鬼空作離騷吟。我來俯仰一慷慨，山川良昔人民今。安得長松撐日月，華陽世界收層陰。長嘯一聲下山去，草木爲我留清音。

至正直記遺編：「宋末士人梁隆吉，有詩名，一日登大茅峯，題壁，賦長句，有黃冠訴于句容縣以爲訕謗，朝廷行省聞之都省，收梁于獄。禮部免罪放還。嘗觀其詩集云云，其意亦可悲矣。」

六代俄然又一唐，青山坐閱幾興亡，心知江左非王業，口說中原是帝鄉。落日有時登北園，春風吹夢過錢塘，荆墳檜宅依然在，留與烏衣話短長。（金陵陵宮）

⑥鄧牧（西元一二四七—一三〇六），字牧心，錢塘人。自號九鎖山人，又號三教外人，宋亡不仕，歲丙甲，至山陰，王脩竹延致陶山書院。至元己亥，入大滌山中洞霄宮，止於超然館，經月不出，住山沈介石爲營白鹿山房居之，世稱文行先生。與葉林爲深交，林坐蛻踰月，牧亦無疾而化。所著有雜文集伯牙琴、游山志，又與道士孟宗實合著洞霄圖志，並行於世。

我在越，君在吳，馳書邀我遊西湖。我還吳，君適越，遙隔三江共明月。明月可望，佳人參差，笑言何時？寫我相思。知君去掃嚴陵墓，祇把清尊酌黃土。浮雲茫茫江水深，感慨空勞弔今古。孤山山下約陳實，聯騎須來踏春色。西湖千樹花正

繁，莫待春風吹雪積。有酒如澗，有肉如陵，鼓趙瑟，彈秦箏，與君沈醉不用醒。人生行樂耳，何必千秋萬歲名。（寄友）。

四庫提要於牧之伯牙琴絃云：「牧與謝翱、周密等友善，二人皆抗節遯迹者。密放浪山水，著癸辛雜識諸書，每述宋亡之由，多追咎韓、賈，有黍離詩人『彼何人哉』之感；翱西臺慟哭記諸作，多慷慨悲憤，發變徵之音；牧則惟寓屋壁記、逆旅壁記二篇稍露繁華消歇之感，餘無一詞言及興亡，而實侘傺幽憂，不能自釋，故發爲世外放曠之談，古初荒遠之論，宗旨多涉於二氏。蓋以宋君臣湖山游宴、網紀叢脞，以致於亡，故有激而言之，不覺其詞之過也。」

⑤連文鳳，字百正，號應山，三山人。宋亡，變姓名爲羅公福，常與諸遺老結社吟詩。德祐以前亦嘗從宦。其集中庚子立春詩有「又逢庚子歲，老景對韶華」句，庚子爲大德四年（西元一三〇〇），則成宗之時猶在，入元已二十四年矣。至元丙戌（西元一二八六）小春望日，浦江吳渭邀謝翱、方鳳、吳思齊等舉月泉吟社，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，徵詩四方，至丁亥正月望收卷，月終結局，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，選中二百八十卷揭榜，以羅公福爲第一名，評云：「衆傑作中，求其粹然無疵，極整齊而不容邊幅者，此爲冠。」其詩曰：

老我無心出市朝，東風林壑自遙迢。一犁好雨秧初種，幾道寒泉藥旋澆。放犢曉登雲外壟，聽鶯時立柳邊橋。池塘見說生新草，已許吟魂入夢招。

據題下所注：「公福卽文鳳之寓名也。」四庫提要云：「今觀所作，大抵清切流麗，自抒性靈，無宋末江湖諸人纖瑣羶穢之習，雖上不及尤、楊、范、陸，下不及范、揭、虞、楊，而位置於諸人之間，亦未遽爲白茅之藉，則當時首屈一指，亦有由矣。」宋亡已久，在蒙古血腥統治之下，遺民詩之由歌哭河山，轉而爲託吟風物，寄傲田園，亦自然之勢也。文鳳之無心市朝，逍遙林壑，豈得已哉！寧不哀乎！

⑥韓希孟（西元一二七八—一二九五），巴陵人，魏公五世孫，襄陽賈尚書子瓊之婦，宋理宗開慶（西元一二九五），年十八，元兵至岳陽，爲卒所掠，赴水死，越三日，得其屍，練裙帶有詩。

妾本良家子，性僻守孤梗。嫁與尚書兒，銜署紫蘭省。鴛鴦會雙飛，比目願常並。豈期金石堅，化作桑榆景。一方遭規虜，六族死俄頃。退鷁落迅風，孤鸞弔空影。簪堅折白玉，瓶沈斷青綆。一死空冥府，憂心長炳炳。意堅志不移，改邑不改井。我本瑚璉器，安肯作溺皿。志節匪轉石，氣噓如吞鯁。不敢燭火然，願爲死灰冷。貪生念麴蛾，乞憐羞虎奔。借此清江水，葬我全首領。皇天如有知，定作血面請。願魂化精衛，填海使成嶺。

案：輟耕錄載之，凡七十八句，但節後半三十二句。宋史列女傳亦有此練裙帶詩，僅十句，多不相同。

⑦節婦王氏，臨海人。東園客談載：「至元十三年（宋恭帝德祐二年），丞相伯顏平宋，以偏師徇台，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

，美姿容，被掠千夫長。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，婦誓死不可。自念其且被污，因陽曰：『能俾爲舅姑與夫服期月，乃可事君主。』千夫長見其不難于死，從所請。仍使俘婦雜守之。師還，挈行至曠，過清風嶺，婦仰天竊歎曰：『吾知所以死矣！』卽齧指指出血，寫口占詩于崖石上，寫畢，投崖下以死。死之日，距今且將八九十年，石上血墳起如始寫時，不爲風雨所剝蝕。曠丞謝端爲之立祠。」

君王無道妾當災，棄女拋男逐馬來。夫面不知何日見，此身料得幾時回。兩行清淚偷頻滴，一片愁眉鎖未開。回首故山看漸遠，存亡兩字實哀哉！（題清風嶺崖石）

噫，宋旣亡矣，而文丞相挺然以其綱常之身，百折不屈，就死如歸，以昭著民族大義於千秋萬世。當是前後，若陳文龍、謝枋得及謝翱、唐珏輩亦皆貞剛忠烈，表現炎黃子孫之偉大人格，或浴血抗戰，城破被俘；或衣麻行卜，身受脅迫；均絕食死節，不事二姓。或章皇山澤，以招慰其故人之精爽；或變賣家財，以收拾其舊主之暴骸；而不顧於禍患。迹其所爲，固有不同，然亦各盡其心而已！他若方鳳之隴顧宗邦，歆歆歌笑，而有黍離之思；許月卿之深居一室，十年不言以下世；真山民之隱姓埋名，安貧守道以終身；又梁棟之隱於大茅山，鄧牧之止於超然館，俱甘於凍餓，不肯再仕。尤其鄭思肖之浩哭狂歌，哀毀實過於王哀；汪元量之南吟北嘯，鼓吹有甚於草堂。林景熙之亮節清操，芳躅堪追乎和靖；連文鳳之高風逸興，雅致不減乎淵明。至於列女韓希孟之留詩練裙帶而赴水，節婦王氏之瀝血清風嶺而投崖；其貞魂烈魄，更代表異族蹂躪下無數善良婦女之抗暴，而驚天地泣鬼神。十六人之志節誠足哀足悲，而亦可歌可誦，其有關乎天理民彝豈淺鮮哉！明程敏政宋遺民錄序云：

區區孤陋，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，其言動如風霆，焯如日星，而黍離麥秀之感，溢於言意之表，殊使人不能終篇，固已毛髮上指，涕泗交頤，如見其人於九泉，凜有生氣，欲從之遊而不可得也。矧夫一時相與者，又皆慷慨悲歌之士，皆倡和焉，或稱述焉，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，振末世之萎靡，百代之下，讀其文，想其人，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，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！

言之至爲確切。錢謙益序胡致果詩以爲「古今之詩，莫變於此時，亦莫盛於此時。考諸當日之詩，則其人猶存，其事猶在，殘篇斷翰，與金匱石室之書，並懸日月。」近人胡小石先生謂：「晚宋詩較西崑體、江西派爲高，以其爲眞性情之流露。」此宋代遺民詩之歷史評價，亦可謂整體宋詩之一光輝結局。